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历 史 类

21世纪的**政治冲突**

[美] 扎尔米·卡利扎德 伊安·O·莱斯 著
张淑文 译

*SOURCES OF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历 史 类

精
品
汉
译

21世纪的**政治冲突**

[美] 扎尔米·卡利扎德 伊安·O·莱斯 著
张淑文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的政治冲突/[美]扎尔米·卡利扎德 [美]伊安·O·莱斯著;张淑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8

书名原文:Sources of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ISBN 7-214-02776-3

I .21... II .①扎...②伊...③张... III .国际政治-研究-21 世纪 IV .D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0060 号

书 名 21 世纪的政治冲突

著 者 [美]扎尔米·卡利扎德 伊安·O·莱斯

译 者 张淑文

责任编辑 周晓阳 何娅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页 2

字 数 157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776-3/K·426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主编：吴 源

策划：余江涛

***SOURCES OF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的政治冲突

目 录

第一章	战略、决策和预测·····	(1)
第二章	未来政治环境 ·····	(6)
	未来世界的九个猜想 ·····	(8)
	三个可能的未来世界 ·····	(21)
	意外事件 ·····	(29)
	三大地区的分析 ·····	(32)
第三章	亚洲冲突的根源 ·····	(35)
	亚洲的崛起 ·····	(37)
	美国在亚洲 ·····	(42)
	亚洲的趋势 ·····	(49)
	战略前景预测 ·····	(59)
	十字路口的日本 ·····	(62)
	不稳定的东南亚 ·····	(86)
	危险的南亚 ·····	(91)
第四章	大中东冲突的根源·····	(103)
	持久参与的地区·····	(103)
	美国利益·····	(104)
	压力之下的社会·····	(107)
	大中东的趋势·····	(120)
	经济安全·····	(129)
	战略格局·····	(142)

第五章	欧洲及前苏联冲突的根源 ·····	(148)
	欧洲地区与美国的利益·····	(149)
	近期趋势与冲突的根源·····	(152)
	地区趋势·····	(158)
	经济表现·····	(163)
	内部政治和社会形势·····	(169)
	外部政治的走向·····	(176)
	防务和防务工业的趋势·····	(188)
	战略格局的构成基础·····	(197)
	欧洲未来的格局·····	(206)

第一章 战略、决策和预测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性、长期性的防卫计划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某些方面,这个任务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

首先,为了设计军队编制,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各种冲突的来源和类型已经变得更加分散和更加难以预见了,尽管冲突的危险程度可能比以往有所减轻。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一场关于怎么样、在哪儿,以及为什么军事力量应该被使用的新的讨论。潜在敌手的范围更大了,尽管在 2000 年之后,仍旧不会出现什么在军事上真正可以与美国匹敌的国家。

其次,在军队的任务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被那种冷战中很少出现的低密集度、非冲突性任务占据。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对军事力量的未来需求和约束方面,安全的本质在全球范围中正在发生变化。安全事务的日程表在功能项目上已经大大扩展了。从前只是地区性的问题,诸如移民和经济竞争问题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等造成的更明显的危险,现在都同传统的军事对手一样,已经被包括进能够影响军队使用的因素中。

安全“问题”的本质出现的功能性方面的变化与后冷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共同改变着决策人、军队领导人和分析家们在制订长期战略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地理条件。简单地说,地域之间的传统差异在跨地区挑战的压力下——包括移民问题、恐怖主义

和全球不断增加的武器系统等等——逐渐消失。最后一种挑战对于美国维护自由的行动尤其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最终使“本土防御”问题重新成为制订战略计划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关键地区之间的安全具备的越来越大的互相依存性——这是本书的很多部分都提及的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一个仍旧以地区性安全,如“欧洲”、“大中东”、“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安全为思考主体和组织原则的防御团体提出了智慧上和实践上的新挑战。尽管如此,美国关注的那些关键地区将继续遵循其独特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中有不少明显特征,暗示着未来的冲突将如何、在哪里发生。

预测未来 5 年到 10 年之后的局势是对想像提出的令人生畏的挑战。到 20 世纪结束以后,那些今天(美国)的主要敌手中(从伊拉克到朝鲜)还有多少能继续(与我们)为敌呢? 它们的领导会更迭,也许还会发生其他许多变化。长期的盟国也可能将改变它们的态度。新的敌手,无论是国家性或非国家性的,都将由于意识形态、潜在的经济能力或者地缘政治上的分歧而出现。在全球经济、通讯和(并非次要因素的)军事技术方面出现的系统性变化也将改变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和战略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各个可能的战略“大国”,包括那些可能由于力量和安全方面发生戏剧性变化而出现的战略“大国”。

本书的各章节原先是围绕研究“冲突的根源及其与美国空军行动的关系”的计划而写就的。兰德公司的“空军计划”的“战略和原则小组”承担了这项研究,以使用关于地区安全事务的专家意见对空军规划提供参考。空军人员在 1996 年付出了大量努力研究长期战略问题,他们选择的时间看来非常妥当。

本书研究的目标是就关键地区的发展可能对美国空军提出的要求和约束进行系统性描述。我们的描述采取以下两种形

式:(1)对 2025 年之前可能影响战略环境的主导趋势的粗略分析,其中包括关于“可能出现的战略大国”的讨论;(2)关于对空军力量的使用提出要求和进行限制的地区性发展的描述。在整体上,我们试图描述未来 30 年里美国将面临的有关军事力量使用的各种环境的特征。我们的军队将被召唤去做什么呢?我们将面对什么类型的敌手呢?谁能帮助我们?那些冲突或非冲突地域的独特位置和性质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遇、造成什么样的限制呢?

在与我们的研究资助者达成协议之后,我们决定聚焦于三个在我们的讨论涉及的时间段内对美国的防御策略制订而言的关键地区。根据我们的判断,它们作为关键地区的地位将不会发生改变。它们是亚洲、大中东地区、欧洲及前苏联地区。我们的讨论没有包括拉丁美洲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作为冲突的根源和在对军事力量的需求方面本来都是具有值得考虑的重要性的。这两个地区都值得我们加以评价,在非战争性军事行动方面尤其如此。由于我们缺少时间,而且希望将努力集中在对当前的策略制订而言的中心地区,所以我们放弃了对这两个地区的讨论。不过,第二章在对未来安全环境做出纵览时,提供了一些关于本书所讨论的三个地区之外的战略环境的演化的中肯结论。

我们将深入讨论地区性动力和战略前景,以便为 2025 年前美国为保护并发展其利益所需的空军力量的性质提供参考。我们将集中讨论四个我们认为对我空军力量将构成挑战的方面:

全球意识:未来的美国空军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信息战中。

全球性的飞行范围:21 世纪早期的冲突将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

快速反应:如何发出明确而直接的警报仍将是难题。

合适的力量:海湾战争显示,空军不再需要投放不计其数的爆炸性力量以对战争的结果产生战略性影响。

我们的分析家们绘制的这个世界依然具有许多危险和挑战性特征,不过这些特征与美国通常面对的危险的特征有很大的不同。技术传播意味着对手会有战斗武器、传感器,以及在质量上完全可与美国军队使用的武器相抗衡的装备系统。更有甚者,对手可能会得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迄今为止都只有美国指挥官才能得到的那些信息。尽管美国的基本利益——例如国家的生存——不必再面对它从冷战以来一直受到的那些威胁,但是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目标将受到几乎是频繁出现的挑战。美国军队也许将承担不断增多的人道主义和维护和平的任务,以及其他的非战争性军事任务。

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行选择它是否要,以及何时被卷入这些较为含糊的威胁之中。不过,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进行推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美国总是会一次次地介入这些问题。在这么做的过程中,美国会希望以“零缺点”为预期目标来指导这些选择性的军事冒险:很少的伤亡、有限的物资损耗以及迅速的胜利。同时,我们还需要保持足够强硬的实力以应付对国家核心利益的任何威胁。这样的能力既要求能够阻止或阻碍任何全球性对手的涌现,以便构筑安全的环境,又要求能够及时重组或增加美国军队的实力,以便反击任何出现的挑战者。

美国空军将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地执行任务、保卫美国的安全,他们将面对真实的挑战,并做出困难的让步。粗略地看,我们也许会发觉这支美国空军将重视质量和敏捷性甚于重视数量和规模。对迅速变换的要求做出快速、决定性的回答的能力将成为这支空军的标志特征,灵活的适应性规划和行动将成为其

基石。

第二章“未来政治环境”将做出关于未来世界的安全问题的一些预测,其中包括美国介入的特点和范围。它推出了三种可能出现的“世界”——延续的、发展的和恶性的——并且分析了一些可能会令那些直线型的分析者感到困扰的“不可预见”事件。这一章简要介绍了随后将出现的对三个地区进行的分析。

随后的章节提供了关于地区性发展趋势及其对于战略和规划的意义的细节性讨论。第三章考查了亚洲地区的变革趋势及冲突的根源。在讨论中,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关系、稳定发展的结果以及美国行动的自由度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第四章探讨了大中东地区的正在形成中的未来的趋势(从北非到波斯湾),重点放在它与邻近地区的安全上的联系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及其远程发送系统的意义上。第五章审视了欧洲和前苏联地区的发展,讨论的重点是即将促成欧洲和欧亚大陆的未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

第二章 未来政治环境

本章围绕对三个地区的重大事件分析,结合作者的独立判断,为读者描绘未来可能出现的几种地理战略图景,并说明它们对美国的发展的意义。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们首先列出关于未来的 25 年之内的世界发展趋势的九个猜想。这九个猜想预示着我们进入新世纪之后世界安全环境的发展方向,它们系作者精心推算的结果:

1. 美国将继续担任全球事务的参与者。
2. 全球力量分布将继续改变。
3. 大国之间的联系将不断变动。
4. 地区边界将日益模糊。
5. 美国本土将更易遭到攻击。
6. 美国的“全球性竞争者”是否会兴起尚不确定。
7. 科技(包括军事科技)将得到迅速传播。
8. 生化武器和核武器将仍旧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9. 美国军队将不仅处理主要的地区战争,而且还将承担处理其他危机的任务,并将在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中起重要的作用。

我们将描绘出三种可能的未来世界的情况。第一种是 2025 年可能出现的基准世界。在许多方面,它都将是今日世界线性延伸的结果。它与我们所了解的今日世界并没有什么戏剧

性的基本偏离,但是它也将给决策者带来一些新的、颇有意思的挑战。

第二种未来世界则比第一种更为安定。它以团结、合作为特征,不再有什么冲突。尽管难免会出现一些争端,但是大国之间都能够和平共处,积极合作,尽力避免并结束小国间发生的诸种冲突。

第三种可能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百业俱废的世界。它充斥着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是一个不稳定、不断发生武器扩张、不和平的世界。同时,它也是美国在其中拥有全球性对手的惟一世界。

我们是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涌现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这些未来世界的。除了这些发展趋势之外,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也同时存在着,它们将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以及美国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进行的军事安排造成严重的影响或者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注意到,这种潜在的、不可预见的因素一共有三大类:环境的、政治文化的和科学技术方面的。

以下这 13 个不可预见因素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对未来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1. 出现一种高度致命性的空降细菌,它将杀死成百万的人。
2. 天文学家们发现一颗小行星或者彗星将与地球相撞。
3. 加利福尼亚沿海发生一场大地震,毁灭了这个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
4. 突然发生的全球气温升高造成大面积庄稼歉收和全世界沿海地区的大规模水灾。
5. 美国突然出现经济萧条。
6. 某个重要的地区性盟国发生革命,全国瘫痪,陷入混乱。
7. 国会废除或大幅度修改了国内法律对美国的军事干涉的

限制规定。

8. 新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极端原教旨主义者在某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掌权。

9. 由于“文化”分裂(即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冲突)导致新的世界大战。

10. 某种新能源被开发,它能够提供更干净、廉价和本质上可以无限供应的能量。

11. 一种新技术出现,它将彻底改变日常生活以及战争,其戏剧性的影响犹如飞机与计算机技术对 20 世纪产生的作用一样。

12. 新技术大大削减了发射火箭至地球轨道的成本。

13. 传感技术使人们彻底了解了海洋。

显然,我们不能够建议美国改进其防御计划的整体基础以适应以上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引起人们对一系列因素的注意,这类因素往往在人们制订未来的军事要求时被忽略。我们同时还想指出,如果制订一个可以在其内部做出调整的军事策略以便减少突发事件的影响、充分利用新生机会和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美国的利益将得到更好的保证。

未来世界的九个猜想

一、美国将继续担任全球事务的参与者

我们相信在 21 世纪的早期,美国将继续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主角。事实上,我们相信,尽管偶尔会爆发一阵孤立主义情绪,但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美国经济的重要性,美国稠密的、日益增长的商业、文化、政治网和与别的国家和

行动者结成的安全纽带,以及它的渗透和声望,都使这个国家成为地球上的“500 磅重的大猩猩”,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如此。^① 随着东西竞争的结束,美国可以比冷战时期更为从容地选择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但是,作为一个对全球都有兴趣的力量强大的行动者,美国将继续介入大量的外国事务,包括为受威胁的盟国提供防御、救济灾难,以及提供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军队将在这类行动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包括空军在内的美国武装部队有必要坚持随时提供“全套服务”的做法。至于美国军队现有的“可调遣”的力量中,有哪些可以被用来解决在 21 世纪的前 25 年中美国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则是一个尚难决断的问题。

假如美国以某种方式退出世界舞台,将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在争夺美国退出后留下的空缺的竞争中,全球将会发生广泛的动荡和冲突,美国原有的盟友会因此受到影响,从前的对手则会乘机跃跃欲试。在美国国内,军队编制将随着预算削减而急剧缩小。

美国的这种退出造成的变化将是出乎意料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介入——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早在冷战之前就开始了,冷战结束之后,还很有可能仍将持续下去。由于商业纽带的作用和人道主义关注,美国与世界将继续有大量联系。

^① 尽管有人认为美国似乎正在失去它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但是我们最好不要低估了美国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漫步在巴黎、特拉维夫或者东京,我们会看到无数年轻人穿着麦克·乔丹式运动衫,电影院上映着许多美国电影,到处都是必胜客和麦当劳。

这些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影响比政治纽带来得更深远,更持久(不妨想想,在改革前的苏联,拥有一条李维斯牌牛仔褲被当作地位的象征)。这种陷阱——只要年轻人仍旧崇拜体育明星,好莱坞仍旧被当成“娱乐”的代名词,它就能够生效——使美国成为一种威胁和目标,为试图抵制美国影响的各种政府和信仰所反对;这种反对要么是出自保守,要么是出于试图以自己的信息取代美国文化的欲望。这样,这些看来不足挂齿的文化联系也能够引发安全问题。

实际上,美国选择扮演的世界角色——或者说是因袭历史而被迫扮演的角色——在美国将要面临的那个世界上,将成为首要的决定因素。

二、全球力量分布将继续改变

几百年来,欧洲和北美洲一直是世界的财富和力量中心。但是随着新旧两个世纪的更迭,西方的统治地位将逐渐衰弱。最有生气的经济现在出现在亚洲。在中国和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带领下,这个地区最近拥有过世界上最高的经济稳定增长率,并且至少还将在 20 年内继续保持高增长率。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方式经过调整,允许价值对等地反映出购买力后,今日的中国被普遍视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银行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所以,亚洲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欲望随其财富发展将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按照历史规律,假如它没有这种政治影响与欲望的增长,反倒是不正常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作为贸易伙伴的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显得更为重要。今天,亚洲消耗了美国出口商品中大约 30% 的数量,同时在美国商品进口量中占据大约 40%;作为对比,除去美国之外的整个美洲提供了美国进口总量中的 31%,购买了美国出口总量中的 37%。并且,在过去的 20 年中,亚洲在美国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与亚洲的发展相反,欧洲则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衰退。尽管当今 10 大经济国家中有 7 个是欧洲国家,但其中只有 2 个国家据测在 2020 年仍然能够保持其地位。另外,固然欧洲真正联合起来将拥有足以与美国和亚洲抗衡的

力量,但是一个“完整、自由”的欧洲在形成之前仍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前途未卜,如何将前共产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纳入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机构中也是一个棘手难题。

大中东将继续是美国应当不断予以关注的战争易发地区。^① 该地区充斥着由过多的人口、失败的前政府、失调的经济、不断恶化的资源短缺问题(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不同国家之内和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种族问题引发的大量矛盾,各个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这些矛盾发生大范围的冲突。在未来数年中,这些矛盾只会愈演愈烈,意味着这个地区——它的石油供应在解决世界能源需求方面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将一如既往地全球经济起到重要的影响。未来的中东地区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各种事件不断涌现,引发往往缺乏指挥的群众行动,并有可能导致地区整体瘫痪的严重后果。

这幅不稳定的、充满冲突隐患的中东图景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所谓“文化冲突”问题,它松松散散地构成了一个伊斯兰教的新月图形——大抵从摩洛哥出发,延伸至阿尔及利亚,通往巴基斯坦——组成一个反西方(广义上的)的地区,犹如横亘于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新铁幕。这种显然不太牢靠的安排也许的确能够暂时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维持沙特的国内稳定,但是这种大范围的对抗将不乏在 1945 年至 1990 年间的东德隔阂期间涌现的一些问题。^②

^① 许多波斯湾的国家共同犯有的一个错误是未能将其石油收入用于开发与出口石油产品关联较小的经济。事实上,所有海湾国家的石油销售收入——除了巴林——都占其出口收入的 80%。固然由于石油需求的特性,这些国家幸免了许多它们本来无法避免的分裂命运,但是对单一出口产品的过多依赖说明了其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性。

^② 有趣的是,“冷战”一词,或称“guerra fria”最初是由西班牙评论家使用的,当时它被用来描述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的竞争关系。